

劳动光荣·劳动圆梦 讲述劳模故事

30多年来,林春生和他的镜头一起接受着变与不变的打量。一直改变的是任务内容、产品标准,始终不变的是他那份执着的情怀——

造“眼睛”的林师傅



林春生(左)正在工作台上工作。右为林春生在工作台前专注地工作。

本报记者 王维祺

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投入到新产品的研发中。

每一次的新品研发都像是一次长跑,而林春生总会主动套上“领跑衫”,跑在队伍的最前面。直径300毫米大光电阵列搜索望远镜的设计便是一次“马拉松”历程。

要保证这个“大眼睛”顺利观测星空,必须找到和玻璃镜片膨胀系数接近的镜筒材料。否则,一旦遭遇高温或低温,镜片就会因为镜筒压力而变形,不仅影响成像质量,还可能会将镜片压裂。第一次试验时,镜片就在镜筒的挤压下破裂了。

经历了多次试验失败的低落后,林春生耐力不减。他带领团队查询资料、反复实验,终于发现一种合金的膨胀系数与玻璃镜片的膨胀系数接近,然而,这种合金价格高、加工性能差,并不适合大批量的工业生产。

出现的曙光又暗淡下去,林春生没有放弃,他知道,过了耐力的临界点就更接近赛程终点。

查阅学术专著,反复更改优化设计方案,已经记得做了多少次对比试验,一种低合金钢终于浮出水面,这种材料不仅最接近玻璃的膨胀系数,而且价格便宜、方便加工、适于量产。至此,大型透射式望远镜的制作材料难题被攻克。现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近地空间目标监视光电望远镜阵”全部使用的是林春生设计的镜头。

2006年,福建光学仪器厂顺利完成改制,变身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20多年来,林春生团队先后设计形成新产品150余项,累计为公司增加销售收入5.5亿元,新增

利润7500万元,新增税收1.3亿元。

作为公司的技术带头人,林春生很重视培养年轻技术人员,他的很多徒弟都已经成长为企业的中坚力量。作为研发部里最年长的老师傅,同事们都亲切地叫他“春生师傅”。他带领的研发团队每年可以为企业创造50多项发明专利。

“我是一个趴在图板上画图30多年的典型‘理工男’。”这是林春生对自己的评价。习惯行动而不善于言谈的他把每个产品当作是自己的孩子。他习惯了接受任务,习惯了接受挑战,习惯了想方设法攻坚克难,习惯了如期完成产品交付。

新技术日新月异,新需求不断涌现。如今,林春生和同事们正努力让造出的“眼睛”更加清晰、明亮。

“我们的产品就是未来物联网的感知层。所有信息接入物联网和信息处理系统都必须首先通过我们的‘眼睛’,被‘眼睛’看到并看清。”林春生这样介绍产品的未来发展愿景。

林春生和他的镜头一起接受着变与不变的打量。一直改变的是任务内容、产品标准,始终不变的是他那份执着的情怀。当他看到辽宁舰上舰载机起飞的瞬间,当他看到阅兵时火炮精准命中目标的瞬间,当他看到神舟六号顺利实现并轨的瞬间,他觉得,没有哪一种职业比造“眼睛”更值得付出。(制图:张菁)

企业在转型的“领跑者”

1993年,被福建引进人才的政策吸引,毕业于山东大学光学系的林春生举家回到家乡福建。此前的10年里,他一直在陕西汉中一家军工企业从事导弹设计工作。

在福建光学仪器厂,大大小小的光学镜头成为每天与林春生“并肩作战”的伙伴。

精度达到微米级的光学镜头,需要通过光学设计、光学结构设计以及加工、调试,最终完成“眼睛”的使命。

如果说,光学设计解决的是理论上的可能性问题,那么,光学结构设计解决的就是制作中的现实问题,直接影响设计图纸能否通过加工、调试成为现实产品。而林春生负责的就是镜头的光学结构设计。

1998年前后,福建光学仪器厂开始经历军工企业改制转型的“阵痛”,经济效益下滑,人才流失严重,林春生成了少数几个留下来的老师傅。临危受命的“林师傅”带

趴在图纸上的淡定与坚守

王维祺

采访林春生,总想通过提问从他身上挖掘出坚守在科研一线的心路历程。可是林工的身上鲜有跌宕的情绪起伏,更多的是一种平铺直叙的淡定。

这种淡定的气质,就像他制造的“眼睛”,镜筒和镜片的膨胀系数需要精密匹配,他的性格里始终保持着与产品气质一致的严谨与精准。让他讲感受就像“挤牙膏”,而一旦谈起产品,他就像被拧开了“水龙头”,滔滔不绝、层次分明。“趴在图纸上30多年”,这句话是在采访快要结束时,林工脱口而出的。我立刻被这句话戳中。

在林工的世界里,敬业坚守从来不是抽象的形容词或者表态,而是他的一张张设计图纸,一个个镜头产品。他把内心情感的波澜都通过产品进行了表达,他的产品经得起超高温高压,也扛得住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考验。

不论是民品的攻坚,还是军品的克难,在失败之后不言放弃,在受挫之后奋起再战,从来不会像事后总结那么轻松。

很多奋斗在科研一线的科技工作者都像林工一样,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拿起手中的图纸,按下桌子上的鼠标,看似平凡,他们都在某个瞬间,为更好的“中国制造”付出着自己的努力。

“愿可以成为你们”

本报记者 王萍 潘建国 本报记者 钱培坚

“我永远无法复制你们的人生,但我真成为你们现在的样子。”——题记

25岁的小田是柬埔寨人,他的中文名叫田贤良,是在同济大学学习中文时,老师给他取的。

在中国留学5年后回到自己的祖国,现任中建股份承建、中建八局负责施工的中国援建柬埔寨国家体育场项目土建工程师。

和国内“导师带徒”一样,开始工作后,小田就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工地师傅”,从此,小田便天天黏在师傅身旁,开始了他一步步的成长历程。

中国援建柬埔寨国家体育场项目,位于金边东北近郊,建筑面积8.24万平方米,是中国政府迄今为止对外援助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体育场,整体造型恰似一艘帆船,气势恢宏、姿态优美,象征中柬友谊的航船扬帆远航。建成后将于举办2023年第三十二届东南亚运动会。

在桩基施工阶段,工人都是柬埔寨人,因为语言不通,项目管理人员在现场给工人们交代的施工任务都要靠小田不停地翻译转述。小田可不只是充当“翻译”的角色,他还用心地听门道、悟规律、说规范。

一来二去,小田对桩基施工技术就了解得门儿清。什么时候该放护筒,什么时候该通知管理组验收,什么时候该要灰,钻孔要钻到什么位置,桩长打多长,混凝土需要多少……他理解了师傅的话,准确地翻译给工人,工人们在师傅精准的指挥下,活儿干得也漂亮。

到了后期桩基施工时,小田已经可以独立管理了。由于工期要求紧,大家需要白天黑夜倒班。每次夜间值班,小田总是争着上,“要让师傅休息好,少值夜班,他还得教给我更多技术呢。”小田说。

来项目工作已经9个多月了。一天,小田用手机拍摄了一组日落时工地的美景,高塔吊、深基坑、“朝天”的汽车泵……和着天空中的七彩余晖,是那般的宁静而又蓄势待发。发朋友圈时,小田配图文字写道,“Responsibility stays behind, and we go straight.(因为肩负责任,所以义无反顾。)”他说,“我要一直跟着中建八局把体育场建设完成,将来可以骄傲地告诉我的孩子,这座体育场是他爸爸参与建设的!”

4月中旬,是柬埔寨当地的“春节”,项目部为柬埔寨工人庆贺节日。大家轮番发言,小田用坚定而渴望的眼神望着项目管理人员,动情地说:“我永远无法复制你们的人生,但我真想成为你们现在的样子。我的学弟学妹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我要推荐他们来这里工作,像你们一样厉害,愿我们可以成为你们!”说完,小田握紧拳头,又高高竖起了大拇指。

多年来,中建八局坚持“走出去”,走向世界,有很多像小田这样的外籍员工享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想成为你们现在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就像我的名字——‘贤良’,成为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小田充满期待地说。

“于大姐啊,你咋那么多事儿啊,领导没安排,就说明没事,可别一惊一乍的。”同班的员工有点不耐烦了。

“这可不行,咱是最后一道关,必须要为车间、工厂负责。”于飞坚定地说了。

在得到车间管理人员核实后,于飞才下令开始包装。就是靠着这股倔强且有担当的劲儿,于飞才让身边的男同事们折服。

较真起来,于飞还有点“六亲不认”,尤其是在班组管理上,半点违章违纪和不安全操作行为都不能有。为了让班组成员适应,每项工作她都主动示范,亲自上手,再苦再累从没抱怨过。这样的于飞也在时刻影响着身边的员工,使班组的工作成绩一直在车间名列前茅。

“在岗位继续为企业奉献的日子不多了,我不求有所得,每天开开心心地干好本职工作就心满意足了。”于飞笑容灿烂地说。